

# 炸鱼

江岸

如果在黄泥湾偶遇某个人,隔老远就闻到对方一身的鱼腥气,没错,这个人一定是胡大炮或者他的老婆娃娃。

胡大炮天生会逮鱼,他家饭桌上一年四季就没断过鱼,因为缺少足够的油盐 and 烹调必备的佐料,吃多了这种寡淡的鱼肉,他们浑身上下就不可避免地有了浓郁的鱼腥气。哪一天他们家人脸上长出鱼鳃,身上生出鱼鳞来,村里人应该都不会感到稀奇。

胡大炮的眼睛非常毒,他能准确知道洗脂河里的鱼群在何时出现,在何处出现。他更能透过绿茵茵的水面,看到水潭里游动的是凶猛的鳝划鱼还是温顺的螺蛳青,是箭一般穿梭的翘腰还是焦炭一样乌黑的火头。只要他往河边走,一群男人就尾随他,往河边走去。胡大炮站在高高的岩石上,若无其事地吸烟,偶尔眯着眼睛瞟一瞟绕岩石而流逝的河水。大家也像胡大炮一样看河水。河水波光粼粼,绿绸缎似的水面上不时涌起白色的浪花,浪花碎了,泡沫似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朵在水面上盛开。除了这些,大家什么也没有看出来。

胡大炮轻轻地说,鱼来了,这群鱼是胖头鲢子,那条二十多斤的白鲢是我的。

说着,他猛吸两口烟,左手从嘴角拿下明晃晃的烟头,右手从裤兜里掏出墨水瓶做的炸药包。说时迟,那时快,大家刚刚嗅到一丝引线燃烧的火药味,炸药包就在水潭里爆炸了,腾起丈余高的水浪。水面立即漂起

一片耀眼的白,有的鱼被炸死了,有的鱼被炸晕了。大家下饺子似的扑扑通通跳进了河里,多多少少都有收获。当然,那条最大的白鲢没有人去动。胡大炮不紧不慢地一个猛子扎进水潭,浮出水面的时候,怀里已经抱住了那条大白鲢。

不就是用墨水瓶装点炸药,埋上雷管,接上引线,往水里一扔吗?然后就是跳进水里捞鱼。这没有什么难度嘛。有人不服气,也去河里炸鱼,炸了三五回,连个鱼毛也没捞上来。

胡大炮知道了,就嘿嘿地笑。笑够了,他说,你以为鱼像你一样傻?它们精着呢。你的引线恨不得有一拃长,等炸药包响了,鱼早跑没影儿了。

大家这才明白,胡大炮不仅眼睛毒,而且胆子大。他做的炸药包引线极短,几乎是一出手,扔进水里就爆炸,鱼群即使想逃跑,也没有机会。

这个火候太难掌握,也太冒险,大家知难而退。尾随胡大炮,拣一两条小鱼,拿回家打打牙祭,是黄泥湾其他男人的唯一选择。

洗脂河下游,有一座水库。水库管理局在水库里放养了很多鱼苗,平时用铁丝网将鱼群拦住。天长日久,有的鱼长得很大。夏天洪水泛滥的时候,有些大鱼就跃过铁丝网,一路往上游而来。每年的这个时候,便是胡大炮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即使洪水浑浊,胡大炮依然能够准确无误地判断出鱼群游走的方位。



(网络图)

有一年夏天洪水暴发,胡大炮又在河里放炮了。这一次,他炸翻了一条三十多斤的螺蛳青。他跳进水里捞鱼,却扑了个空。浮出水面一看,有个陌生的年轻面孔先他一步,抱住了大青鱼。这个愣头青喜滋滋地将大青鱼拖上岸。

你给我放下!胡大炮的儿子胡小炮喝道。

凭什么?愣头青扭头瞪了胡小炮一眼。

你不懂规矩是吧?胡小炮质问。谁逮住了,就是谁的。说着,愣头青扛起大青鱼,一跑狂奔而去。

胡小炮手提鱼叉赶了上去。赶了一会儿,眼看追不上,他飞起鱼叉,一叉将愣头青叉翻在路上。

大家都提着自己捞的鱼,团团将愣头青围住。胡大炮也走过来,劈手扇了胡小炮一耳光。他蹲下身子,一把拔掉了愣头青腿上的鱼叉。鲜血水似的从伤口里流出来。胡大炮从汗褂上撕下一个布条,将愣头青的

伤口紧紧包扎起来。

原来,这个愣头青是来黄泥湾走亲戚的,陪姑父一起来河里捞鱼,确实不懂当地规矩。他姑父黑着脸,责骂了他几句,又转脸对胡大炮说,你家小炮下手也忒狠了!

胡大炮替儿子小炮赔了一堆不是,他说,这条螺蛳青我们不要了,送给他了。我们现在送他上医院,医药费算我的。

著名作家冯骥才的作品《大回》写到,能人全都死在能耐上。胡大炮虽然没有死在能耐上,却残疾在能耐上。有一次炸鱼的时候,他没有来得及将炸药包扔出去,炸药包就在他的手中爆炸了。一声震耳欲聋的轰响之后,河边冒起一股白烟,胡大炮倒在了血泊中……

失去了右手的胡大炮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在洗脂河里炸过鱼,他和他的老婆娃娃便很少吃鱼了。说来也怪,他们身上浓郁的鱼腥味竟然慢慢消了,后来一点儿也闻不到了。

# 奶奶的红棉袄

刘冰

腊月的空气中,天地一片肃杀之气。风,似刀子,刮在脸上让人生疼。

我和父母席地而坐,望着地铺上那个垂危老人。只见她脸色蜡黄,嘴里只有出的气,少见进的气。过去白皙红润的面庞无一点血色,浑浊的泪水顺着眼角缓缓往下流。

她一只手紧抓住父亲,一只手又

吃力地拉着母亲,断断续续地说“我对不起你们!等我走了后,一定要把我拉回家!华子妈,别恨我……”顿了顿,“家里孩子多,太难了!把我这件破棉袄拿回去,拆拆洗洗给孩子改两件棉衣,啊!”

父母使劲点头,我看到父亲眼里的泪水像断线的珠子。

那年我十五岁,奶奶离我们而

去,父亲把奶奶从离家二里多的那个村抬回老家,葬在向阳的河堤南面。但父亲坚决不让妈妈拿那件红棉袄。

奶奶年轻时非常漂亮,一米七的身材,两条齐腰的乌黑辫子,白里透红的脸颊。在当时那一片是有名的美人,爷爷那时也不赖。但可惜膝下没有子女,近四十岁时抱来了八九岁的父亲,视若珍宝。在那个年代,无后为罪,人人都想欺负你。娶回妈妈后,生性倔强的她和骨傲的奶奶一对孀舅,真可谓铜勺碰到铁刷子。又加上邻居们的挑唆,婆媳关系很是紧张。由于爷爷离世得早,半世辛苦的奶奶更容不下妈妈的倔。

于是奶奶在六十多岁时,禁不住邻居们的撺掇,又走到河东一个磨豆腐的家。那家比俺家日子好过多了,只不过他家还有一个十多岁的小儿子,俩大儿均成家另过。

当初奶奶走时,父亲气得把她住的那间房拆了,连上面的茅草都烧了。

一年没过,奶奶想孙子孙女,捎信让我们去看她,但父亲死活不去。最后奶奶撑不过,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说是赶集,来到俺队别人家,让我们姐弟去。奶奶给我们带了麻花、糖果,还有一包热乎乎的熟鸡蛋,贪吃的我一口气吃了五六个。结果晚上高烧,现在闻着煮鸡蛋还胃酸。

奶奶的示弱让父母不好意思,自此我们和奶奶有了来往。每逢星期天,我就带着弟弟们,或者是我自己去看奶奶。说是去玩儿,其实就是去

蹭吃蹭喝。我最喜欢吃豆腐脑就是从那个时候上瘾的,那又白又软、吹弹可破、冒着诱人香气的热豆腐脑,堪比美味佳肴,我一口气可喝饱。吃饱喝足,临回来时奶奶还不忘偷偷在我口袋里装进五毛或一块钱。

那时候来龙街上经常来外地杂技团,我就在星期天下午带着弟弟们,在同龄人的羡慕中,拿着奶奶给的钱,去过足杂技瘾。特别是那惊险刺激的“上刀山”,至今想来还咋舌。在耸入云天,高达竟百米的塔形天梯上,隔半米远就绑一把泛着寒光的大刀。穿着红色紧身衣的演员,不知道怎么爬上去的,等爬到一大半时,演员一失手,“啊”的一声大叫,我们都吓得捂紧双眼。

父亲那时开始做小买卖,每逢从外地回来,首先去奶奶家。等我们去奶奶家时,奶奶就拿出我们没见过的零食,让我们尝尝。并且说:“这是你大买的。”(我们这里那时管父亲叫大)

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八年,奶奶一病不起。才病时就说:“华子妈,把这件红棉袄拿回去,拆开给孩子做衣服。”但父亲不允许,妈妈不敢拿。

奶奶去世后,她那俩媳妇把奶奶的衣服都拆洗,准备给孩子改小衣服。当把那件红棉袄拆开时,目瞪口呆,棉袄的夹层里竟藏了八百块钱!在那个一分钱掰三瓣花的年代,这实在是一笔巨款。

父亲却不以为然地说:“不是自己挣的钱,再多也不稀罕!”



(网络图)